



新潮世界名著 4

回顧歷史輾過的步跡，已經爲我們印證何者是河床上碩大無朋的巨石，何者是隨風飄散的細沙。界定真假優劣的篩子，容或有遲速之別，但永遠是嚴正而公平的。本社抱持無比虔敬的心情，經過多年苦心擘畫，在千挑萬選之下，慎重刊行『新潮世界名著』。一方面想對廣大的讀者二十年來熱情的鼎力支持聊表回饋之意，一方面期望能在知識領域的開拓上稍盡棉薄之力。這是心願、也是許諾。

我們在這裡邁開跋涉遠路的地步，爲了充滿希望的明天，撒種、耕耘、工作。盼望敬愛的讀者繼續賜予鞭策、指定和鼓勵。

新潮世界名著 4

尼采著
余鴻榮譯

查拉圖斯特如是說

志文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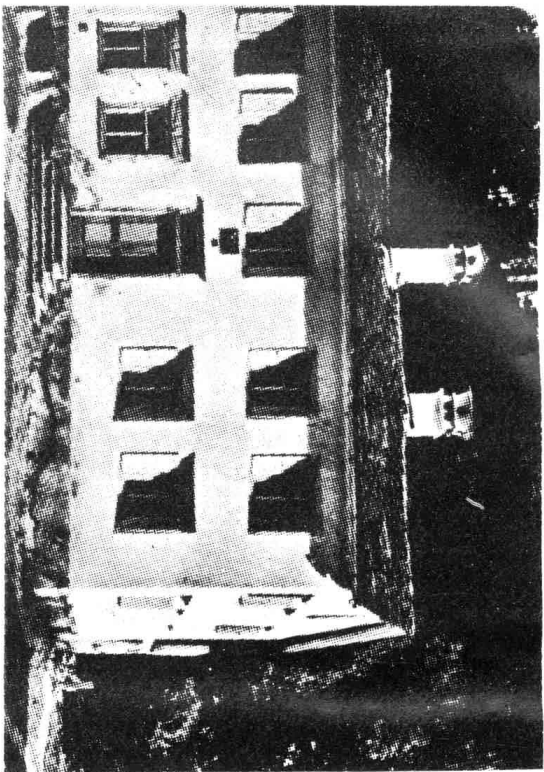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新潮世界名著 4

原著者	尼								采
譯者	余		鴻						榮
發行人	張		清						吉
出版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 0 0 6 1 6 3 — 8 號								
電話	八	七	一	九	一	四	一		
	八	七	一	九	一	五	一		
初版	七	十	二	年	九	月			
再版	七	十	三	年	十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法律顧問：林 金 發 律 師									

定價 16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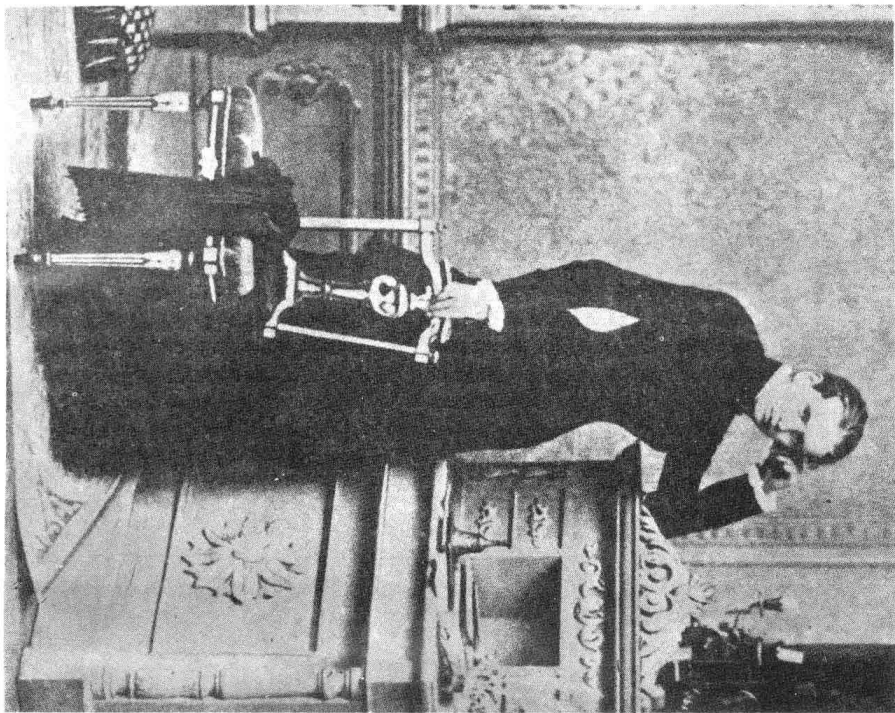


右上：德國哲學家：尼采 (F. W. Nietzsche, 1844~1900)
與母親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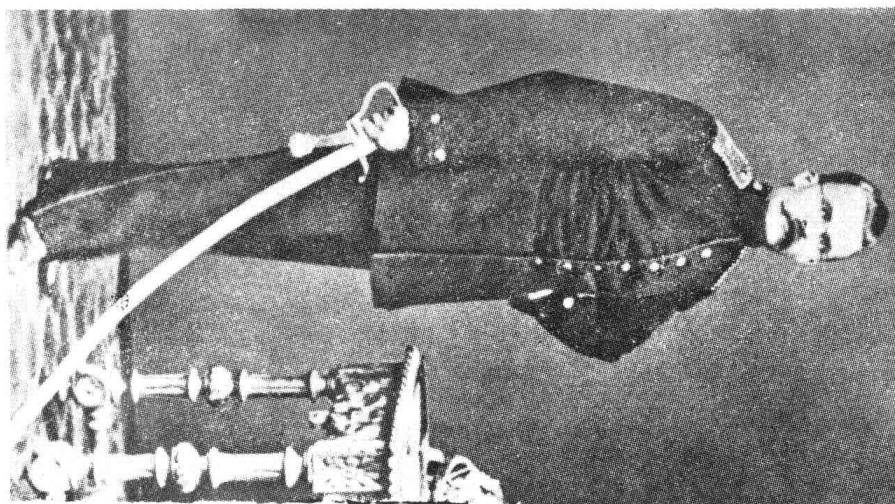
右下：『查拉圖斯特如是說』的草稿。
上：尼采在西爾斯·馬利亞的家。『查拉圖斯特如是說』是
在這裡寫的。



Of Mummy! Quite Right!
 That I ought to be like M. Nietzsche!
 Of Mummy! of Mummy!
 . . . Eine tiefere Denkm. bin ich noch nicht:
 . . . Die Welt ist tief,
 . . . Und tiefes ist das Tag und Nacht.



尼采的女友莎樂美。



砲兵時代的尼采。

目 錄

目

尼采的生平與其作品／代譯序……………一

查拉圖斯特拉是如何產生的——

尼采之妹序……………三五

查拉圖斯特拉之序白……………四五

卷 一

1 三種變形……………六三

2 道德講座……………六五

3 遁世者……………六八

4 肉體的輕蔑者……………七二

5 喜悅與熱情……………七四

6 蒼白的罪人……………七六

7 閱讀與寫作……………七九

8 山上的樹……………八一

9 死亡之說教者……………八四

10 戰爭與戰士……………八六

11 新的偶像……………八八

12 市場之蠅……………九一

13 禁 慾……………九五

14 朋 友……………九六

15 一千零一個目的……………九九

16 睦 鄰……………一〇一

17 創造之道……………一〇三

18 老婦與少婦……………一〇六

19 蛇 噬……………一〇九

20 孩子與婚姻……………一一一

21 自願的死亡……………一一三

22 施與的道德……………一一六

卷 二

23 持鏡的小孩……………一二三

24 在快樂之島	一 二六	41 預言者	一 七九
25 同情者	一 二九	42 贖 救	一 八三
26 傳教士	一 三二	43 世俗的智慧	一 八八
27 有德者	一 三五	44 最靜默的時刻	一 九一
28 卑賤的一羣	一 三九		
29 毒蜘蛛	一 四二		
30 著名的智者	一 四六	卷 三	
31 子夜歌	一 四九	45 流浪者	一 九七
32 舞 曲	一 五一	46 幻想與謎團	二 〇〇
33 墓之頌	一 五四	47 意外的幸福	二 〇六
34 自我超越	一 五七	48 日出之前	二 一〇
35 不凡者	一 六一	49 萎縮的道德	二 一三
36 文化之地	一 六四	50 在橄欖山上	二 二〇
37 無瑕的概念	一 六七	51 路 過	二 二四
38 學 者	一 七〇	52 叛教者	二 二七
39 詩 人	一 七二	53 回 家	二 三二
40 大 事	一 七五	54 三種毒害	二 三六
		55 嚴肅之精神	二 四一

56 舊表與新表	二四六
57 大病初癒者	二六八
58 大希望	二七六
59 第二支舞曲	二七九
60 七個印記	二八四

卷四

61 蜜之祭禮	二八九
62 求救的呼聲	二九三
63 與國王交談	二九六
64 水 蛭	三〇一
65 魔法師	三〇四
66 失去工作	三一四
67 最醜陋的人	三一九
68 自願當乞丐者	三二四
69 影子	三二九
70 正午時分	三三二

71 致 敬	三三五
72 晚 宴	三四一
73 高等的人	三四三
74 憂鬱之歌	三五五
75 學 問	三六二
76 在荒漠之女當中	三六五
67 覺 醒	三七三
78 驢之節日	三七七
79 醉歌行	三八一
80 預 兆	三九〇
尼采年譜	三九五

尼采的生平與其作品／代譯序

幼少年時代

家庭 弗烈特李希·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於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的偏僻小鎮洛肯鎮。父親是路德派的牧師。母親、外祖母的娘家皆擔任牧師或教會的要職。一生對基督教充滿破壞性攻擊的尼采，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宗教化家庭裏。

父親卡爾，雖然有些神經質，但個性溫厚和善，尤其喜愛音樂，而尼采愛好音樂，便是受父親彈奏鋼琴所薰陶。母親芙蘭茲絲卡，是信仰堅定且能幹的女性。此外，有各差二歲的妹妹亞利莎貝特和弟弟約瑟夫，但弟弟二歲時即夭折。尼采五歲時，父親不幸因腦疾去世，時僅三十六歲英年。於是全家人和祖母、兩個伯母一起遷居到塞爾河畔的南姆堡。尼采十四歲時，在他的手札中寫下離開故鄉的哀傷。父親的死，是因前一年從樓梯摔傷種下的禍根，或因先天性遺傳導致，並不清楚。

南姆堡是以城堡為中心的古老美麗的市鎮，對年幼的尼采而言，是從鄉下的平安生活來到都市。他的個性踏實、和順，而且可說是愛好孤獨，又循規蹈矩，所以生活比較嚴謹。據說，朋友們都稱他為「小牧師」。常和開朗活潑的妹妹一起遊戲，擅長溜冰和游泳，很早就作詩，也喜歡為聖歌作曲。

旺盛的求知欲 十四歲進入嚴格的住宿生活與以人文主義教育知名的公立普爾塔高等學校。這是諾瓦里斯、許勒格爾兄弟、斐希特、洛克等知名之士，都曾在此求學的歷史傳統學校。在該校的六年時間，建立了尼采對古典教養的基礎，使他對古代產生關心。可是他的旺盛求知欲，除了古典學以外，對文學、哲學、音樂、宗教等各方面，也極熱衷，極力想擴大求知的領域。誠如他本人所說的，簡直成爲「病態的欲望」；也和一般早熟的少年一樣，爲知識的擴大與生活的不統一，感到苦惱。由於對文藝和藝術的興趣，和朋友們成立一名爲「日耳曼尼亞」的小團體，亦即現在所謂的同仁雜誌上，發表隨筆、詩、樂曲等。他很喜歡寫自傳，其最初作品『我的生涯』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

尼采喜歡閱讀莎士比亞、赫爾達林、喜拉等作家的作品，尤其崇拜斐希特·愛默生。但從這個時代開始，使他一生痛苦的不明原因之頭痛，時時纏繞着他。據學校的診斷：可能是遺傳性使然。眼睛也因近視而不方便。畢業考之後，學校對他的評語是：擅長德語的寫作、正確的拉丁語學者，具有崇拜宗教的精神，但不擅長數學。他的畢業論文是用拉丁文寫的『關於梅卡拉的特歐古尼斯』；特歐古尼斯是古代希臘的悲歌詩人，爲輕蔑民衆的貴族性精神人物。

古典文獻學、叔本華、華格納

對古典文獻學的熱情 一八六四年進入波昂大學，首先研讀神學系與哲學（文學）系，在這段期間，曾爲依母親的願望成爲牧師，或在知性方面做個自由的冒險家從事學問之抉擇，感到徬徨。在大學決定專攻古典文獻學（希臘、拉丁古典的語言學研究，其重點在原文解釋與批判）的

理由何在？可能是受到普爾塔的古典教育影響，加上其本身對古代的愛，以及對文獻學家李契爾教授的崇敬與接受他的誘導有關，甚至也和對神學的反感有關。

在波昂大學攻讀一年後，隨李契爾教授的調職，轉學到來比錫大學。然後在教授的指導下，對原文的解釋、典據批判等，有卓越的成績。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當時是主動地參加這種正確而嚴密的研究。爲了達到客觀而正確的認識，始終要保持慎重性和機密性的文獻學者之忍耐力，乍看來這與尼采的熱情似乎無關，但實際上却是支持他對「知的誠實」的重要因素。這種情形能使狂熱的精神獲得鎮靜，成爲規正生活不統一的合理力量，對尼采日後經常主張的「生活必須訓練」具有重大意義。學生時代的尼采，狂熱地研究文獻學，也可能與此有關。他打從少年時代，就因過分地想擴大求知領域，與爲生活之不統一而苦惱。想藉文獻學規正生命的動機，很可能在選擇職業之前，就在這位禁欲性的少年內心裏萌芽。事實上，從其以後的記錄中，也可看出他這種直覺。

如果把尼采看成浪漫的衝動性思想家，則是最錯誤的觀察。凡是對西洋的近代精神都可以說，非合理性事物的意欲和合理性事物進行戰鬥時，也是有強烈的合理精神做爲依據。近代科學給予他的影響非常大。尼采也是從後來他所否定的十九世紀之歷史科學，與在其影響下的古典文獻學批判方法，吸收了近代科學的求證精神。他的思想就是以此爲依據，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不論多麼強調文獻學對他的影響，也絕不算過言，況且他本人一直到晚年也始終未喪失做爲文獻學者的自覺。

叔本華 轉到來比錫後不久，一個晚秋之日，偶然在舊書店看到一本書。他說「不知是什麼

魔鬼，告訴我要拿起這本書」，雖然書中充滿鬱悒、否定、絕望的氣氛，但確信自己和自己使命的文體，以及作者人格的魔力，深深滲入他的內心。「連續兩星期都到深夜二點才勉強上床，早晨六點即離床」，如此這般地沉浸在那本書中。偶然間給他啓示的這本書，是叔本華著作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真可謂是十分戲劇化的精神性相遇，「彷彿是叔本華專爲我而寫的書」。

以完全相信對方的心情，幾乎廢寢忘食地讀這本書，也許是因從開始就對哲學上的學說，不存任何懷疑。但實質上，站在否定生命立場的厭世思想家叔本華之說，與完全肯定生命的思想家尼采，其思想根本不能相容，所以尼采在晚年對這位感謝之師給予否定的批評，是早在當時就已有某種意識潛在。當時在他的手記『關於叔本華』（一八六七—八年）中，便指出這位思想家藝術性的缺點。雖然如此，仍有某種東西在很深遠的地方衝擊着他，使尼采十餘年來，不斷地受到最大的感動與震撼，同時引導他的生活方式。

『反時代的考察』第三部「教育家叔本華」（一八七四年），是尼采對叔本華的謳歌。令人感到興趣的是，文中所讚美的不是思想，而是讚美這位厭世家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尼采在叔本華身上看到的，是對生命的否定、對自我否定的恐懼相毫不猶豫，反而是對此擬視的勇者姿態，也可以說是迪拉的古銅版畫『騎士與死、惡魔』。尼采認爲，叔本華之說並不是爲證明而證明，而是對證明的結果產生真正的震驚，並誠實地、勇敢地在他心裏接受。叔本華並沒有在心裏盤算人生的不幸與絕望相，相反地，他能面對這種情況，而且能對此忍耐，形成了他的偉大。在尼采踏入當時以古代的片斷性知識及博識爲目標的文獻學者之世界的這個時期，又進入了不是部分性的知識，而是面對全面人生的叔本華世界。在尼采的生涯中，可以說這是他的命運性事件。

華格納 再談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於最重要的第十六章，引用叔本華的音樂論。其大意是「音樂不是現象的描寫，是直接地描寫其意志，所以對世界上一切形而下式之物，予以形而上式。對一切現象是表現其物體本身這點，與其他任何藝術皆不同。音樂是解除人類的『個體化原理』，能給予人從自然深處湧起的充滿歡悅之情感，以及戴奧尼索斯式的連帶感情、全一感情的唯一藝術」。由此，不是可認為本質上「有耳」的尼采，在叔本華所顯示的否定世界的恐懼中聽出音樂？果是如此，他在這裏所聽到的音樂，誠然就是他自己的音樂體驗，具體地說就是華格納。亦即是，叔本華以所謂的否定作自我解脫，對此時期的尼采而言，是與華格納以音樂造成自我放棄，而且完全投入此境界裏，以及依喜歡的自我解救，是相一致的。

在體驗叔本華的三年之後，於一八六八年，尼采首次遇到在他的生命中，引起最複雜愛情與憎恨漣漪的華格納及柯吉瑪夫人。尼采十六歲時就深受『崔斯坦與易梭德』的吸引，所以這次的會面使他既感動又興奮，此後的十年時間，年齡相距三十歲的兩個精神，結成尼采所謂的「星的友情」（尼采二十四歲，華格納五十五歲）。一八六九年五月，成爲巴塞爾大學年輕副教授的尼采，拜訪住在托里普森的華格納。當時的華格納，正如『尼采傳』的作者亞勒維所說的：他雖然已經得到至高的榮譽，但還沒有因此而遭損壞的『尼貝隆根』作曲家。是詩人，也是作曲家、政論家、哲學家 and 革命家，極受國王寵愛。而此時的尼采就成爲華格納最熱烈的理解者和歸依者，後來幾乎成爲其家族中的一員。

華格納與尼采熱烈地討論叔本華哲學。「當我聽到華格納以無比的熱情談論到對叔本華的認識，並說叔本華才是唯一認識音樂本質的哲學家時，我有多麼高興，想必你能體會。」這是尼采寫給朋友羅德的信裏談到和華格納初次相遇的感受。後來寫給朋友哥爾德爾的信上也說：「……

我發覺將叔本華所說的『天才』像，分析得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唯一帶給我啓示的人物……就是華格納。」從這些話裏，不難發現尼采在華格納身上首先看到的是叔本華，以及在叔本華的形而上學之中，聽到華格納的音樂。在尼采的眼裏，這兩者是同一個對象。因此，他從當初就在形而上學家和音樂家之中，分別看出和他們的現實不同的另一種東西。換句話說，尼采是否在這兩位傑出大師的身上，投下自己的形象呢？但不論是什麼情形，尼采對這兩位的崇拜與感激，以及從他們身上受到的影響，却是絕對地真實，未摻雜絲毫虛偽或不誠實。這即是尼采對崇拜的固有特性。

『悲劇的誕生』 過去的希臘觀是以「高貴的樸素與寂靜的偉大」及「幸福的希臘人」為代表，是以極靜態的掌握為主。這是依據近世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對這種情形，尼采提出「希臘性的開朗」，即在阿波羅（太陽神）式的深底處有更根源性的東西，那就是戴奧尼索斯（酒神）式的積極概念，想以此將過去的古代觀，由多層性的厭世主義取代。今天，通常將阿波羅式與戴奧尼索斯式，用來作為文化類型或美術範疇的對立性區別，便是源於這本書。

這裏所謂的厭世主義，雖然藉用叔本華的思想，但其性格和悲觀主義不同。叔本華視生命的根本為毫無意義和目的的盲目意志，於是否定生命，最後則以解脫生命為終極目標；然而尼采對於毫無意義和目的的黑暗生命，仍站在予以肯定的立場。換言之，對叔本華的「虛弱悲觀主義」採以「強烈的悲觀主義」，是湧出過剩的力量，承認生命的嚴酷與破壞的厭世主義。由此，可看出尼采在以後主動地想接受虛無主義，而肯定戴奧尼索斯，以及命運愛的萌芽。

這種肯定或承認的形式，在本書上是一種藝術。也就是掩蓋戴奧尼索斯式事物的阿波羅式

「假象」，以根源性的音樂精神為背景的希臘悲劇，從薩迪羅斯合唱（山林神怪、色情狂）產生愛斯基羅斯及索福克里斯的作品，而經由這些東西所作的承認形式。確實是「唯有作為藝術的現象，才能承認世界的存在」（『悲劇的誕生』中的「嘗試自我批判」），可是在此背後的是音樂精神，是混沌的無形「意志」及「本質」。如果缺少這些，想用形象、假象救濟藝術，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且，「表象」和「現象」都變成令人無法忍受的平凡之物。這兩個要素的力學，是貫通此書的主幹。蘇格拉底以後的主知主義，是失去作為背景的根源性意志的預感，如果以悲劇而言，希臘是從尤里匹蒂開始頹廢，這就是尼采認為從此將失去兩者的力學的看法。

蘇格拉底在此被引用出來，受到攻擊，乍看來會覺得很奇怪，但必須想到，從『希臘悲劇時代哲學』（一八七三年）開始，當時他寫的大量遺稿片斷，是以塔勒斯、赫拉克雷特斯、亞那克薩古拉斯等，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家們，以及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們為對象，將這個時代予以理想化的情形。整理與分析在這個時期寫成的無數遺稿，是今天研究尼采的中心課題。

尼采在這裏特別強調，將露出恐懼與深淵的生命根底，以藝術肯定的希臘人生活方式，另一個動機是強調這些事情不是很遙遠的舊事，而是正逐漸在現代德國實現，為此感到喜悅與信賴。叔本華的英知，與華格納音樂成爲一體的形而上學藝術，以德國音樂復興希臘文化的可能性——尼采不僅是相信，而且認為有親自參與其誕生與成長的義務。在這本書的第二十、二十五章中，加入華格納音樂，雖有牽強附會之感，但不難了解他的動機所在。

『悲劇的誕生』的反應 華格納夫妻對『悲劇的誕生』，是以感謝及感動之情迎接，當然無庸置疑。以華格納為中心的音樂家、詩人、學者們，即所謂華格納黨也必鼓掌響應。可是，尼采

的恩師李契爾，却以驚愕的心情看這個事件。拋棄恩師，將文獻學奉獻給華格納做爲宣傳，對這樣的徒弟，他的反應十分冷淡。而且在這本書出版後數月，發生尼采的普爾塔高等學校同窗，爾後成爲德國文獻學界巨擘的維拉摩維茲·梅爾連德魯夫，攻擊『悲劇的誕生』是學問的邪道，而尼采的朋友羅德與華格納則在報上予以反駁的事件。總之，學術界對尼采的處女作之反應非常惡劣。這種反應，與尼采被稱爲「華格納的文學僕人」是否得當無關，而是以此爲分歧點，學問的世界與尼采欲尋求的真理之路開始訣別。尼采於不久之後，失去所有的理解者，走上孤獨與冷漠之路，可以說明確地由此顯示出來。

『悲劇的誕生』由於遭受到學術界的排斥，以致巴塞爾的學生們也受到影響，在這一年的冬季，凡是專攻古典文獻學的學生，沒有一個人出席他的授課。

這本書在十四年後，也是他發瘋前二年的一八八六年，改書名爲『悲劇的誕生，或希臘精神與厭世主義』發行新版，並在扉頁，增加「嘗試自我批判」一文。就時期的尼采而言，『悲劇的誕生』是已成爲回顧的書，因此加以解釋和分析從出版以來自己的發展情形。所以，不難了解尼采把這一篇文章放在扉頁的用意。但在本書，是將其放在本文之後，這是認爲先看他的處女作，才是讀尼采作品的正確方法。

根本思想之萌芽

在此處女作出版後數年間，他處在這一生還未曾有過的，雙重精神生活的奇妙交叉時期。學術界的酷評與恩師的冷漠，必使尼采感到難過，但是華格納的感激，使「星的情」更爲昇高。另一方面，與此無關的，他在內心的清靜的思索。在當時是研究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哲學，於是以『關於真理的激情』『關於道德以外的真理與虛偽』兩個重要論文爲中心，

寫下許多片斷文章。

在這些文章中，尼采已經產生晚年的根本思想。以他獨特的言論談到，在一切空無的宇宙空間中，尋求真理者的激情，是走向虛偽的意志，一切真理是在恐懼與深淵之中，而人類知性為保持個體，不得不偽裝那樣的錯覺，可是忘記了那是錯覺的錯覺被稱之為真理，是只要發自於對生的深切需要，所有的虛偽也都是真理。對藝術的陶醉，也不在這裏出現了。然後暗示在這種認識下，仍舊對「真理的激情」的古代希臘哲人們，尤其是對赫拉克賈斯特受到很高的評價，以及因引進觀念而被扭曲的柏拉圖以後的形而上學感到懷疑。

『反時代的考察』 一面這樣冷靜地進行懷疑性思索，一面發表強烈肯定生命立場的『反時代的考察』四篇，此即為前面提到的奇妙的雙重精神生活。

第一部「信徒及作家達維心·修特拉斯」（一八七三年）是當時對華格納的奇妙友情仍持續的徵候。尼采以成為當時話題的『新舊信仰』的作者，也是流行思想家的休特拉斯為對象，指出在普法戰爭勝利的外在昌隆之背後，潛在着德國文化的空虛。在某種意義上，尼采應該是站在比華格納的神秘主義，更接近休特拉斯合理主義的立場才是，但他將代表進步主義者的一般「教養俗人」，視為華格納與叔本華的敵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抨擊。

第二部「歷史對生命的利弊」（一八七四年）尤為重要。這本書是批判當時過分偏向歷史主義的學術界風潮，尼采極力主張過度的歷史意識會扼殺生命，所以個人、民族、文化等，都需要對歷史有適度的忘記和忘恩。唯有非歷史性的、超歷史性的，也就是創造性的精神，才是與歷史一樣，是人類的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東西。這種情形實際上是他和古典文獻學者的交往過程中，